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六目錄

啟

何氏婚書

答史參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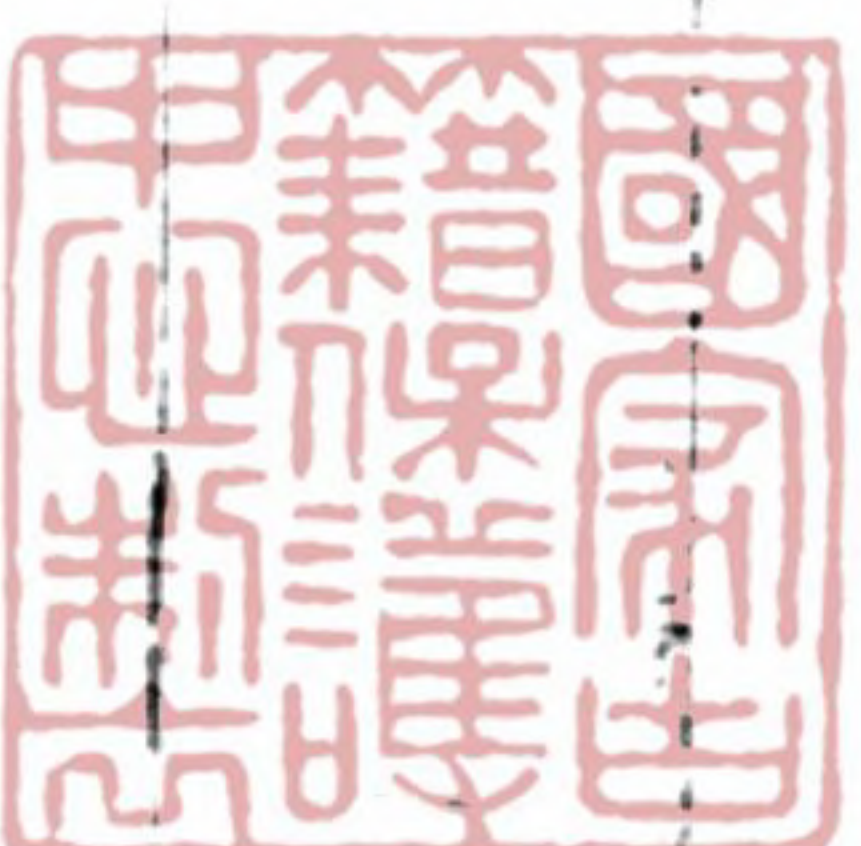
答黃按院

答金按院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六目錄終

澹園續集

卷六目錄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六

啟

何氏婚書

伏以鼓通德之門馳誠數仞叙空家之慶敢貢尺
書恭惟尊親家先生大人閣下許身欲比於雙金
績學有同乎二玉業收名於異等定策足於明時
何期聲氣之相求輒辱非莠之不棄材非郭瑀昂
然上座之先登鑿鑿成公密爾東鄰之相締日者
之吉占旣協序端之微幣敢稽奉秦晉之歡忻成

永好學金張之館但媿衰宗榮幸所兼敷陳疇悉
謹啟

答史參政啟

伏念服膺久矣每思警欬之親極目悵然尚墮塵
埃之夢猥煩羣罔殊激懦衷恭惟門下賦材闕廓
秉德冲夷壯猷藹於朝端雋望傾乎天下持衡憲
府高論思獻納之風作牧藩方宣中和樂易之化
馬人龍戶悉入甄陶嶺瘴江氛咸歸蕩滌憶夙欽
於世德曾冒貢乎詩篇作者四人媿韓非乃混同

於老子有來一札因西施而刻畫於無雙欲借酒
於陳人輒仰勤乎大貺望懸海嶠雖凝香畫戟之
方遙詔重粉榆幸賸馥殘膏之見及鄉里之衣冠
不乏巖廊之召節遙加幡蓋造朝適錦衣畫行之
會驂駢上冢覩先驅負弩之榮跂足以須有懷莫

與黃按院啟 代作

伏審召節起家輜軒入境周原六轡與霜風和氣
以借來江介百城若景星卿雲之爭覩先聲所播

謠頌相聞恭惟門下才茂剽繁學優致遠形於器
 宇知溫良敦厚而有餘措諸施為自博大魁閔而
 絕擬數年仰咨諏之力五堡資彈壓之雄亦既久
 擅其能謂當早畀以重中都非他鎮比繫國本根
 內廷俾我公行問民疾苦即遠邇聞之而咸悅蓋
 尋常使者之所無頃自淮揚為鹽盜之區抑昔徐
 魯安和寧見駮輿之馬吏無侵枉疇為游釜之魚
 此真元尚德之當先豈疾疾未瘳之足慮大起溝
 中之捐瘠寔資堂上之準程某自揆庸虛謬膺委
 寄念向日交戰之內切仰高風將一方共事以來
 幸陪餘論擊糜未卜矢惟泰山喬嶽以相依報國
 同心詎必禁閹淮揚而有間其為傾企莫既揆裁
 咨金侍御啟

時庸易節馳傳遵塗顧此中原稔風聲而胥服有
 如下 四節牘以先施雅脊難名哀悼易感恭惟
 門下學瞻詞精而貫乎道氣和貌粹而濟以剛小
 試牛刀藉甚得中和之譽入儀烏府凜然形謬謬

之名與其勞按視於殊方訖若屐施爲於近地果
膺詔節改畀使華簪筆持荷輟班聯於侍從登車
攬轡觀河洛之澄清勁氣橫秋鷲乘風而直上墨
大屏跡雲見睨而自消才猶蓋稟於天資丰采獨
高於朝路詎期記憶猥及衰疲僕稟材過迂賦命
奇蹇嘗欲慕古人之節雖窮達去就之粗明不能
當世俗之心故毀譽是非之相半然苟獲賢達一
人之知與亦何惜尋常衆論之紛紜服謔甚高銘
心敢怠謹附啟陳謝不宣

六卷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七目錄

帳詞

贈大都督王公總戎東粵帳詞 有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七目錄 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七

帳詞

贈大都督王公總戎東粵帳詞 有序

伏以法羽林而置將久殫出入之勞佩金印以臨
戎益重邊陲之寄輟樞機於右府授節鉞於齋壇
遙知五嶺之兵民欣頌十連之師帥恭惟大總戎
閣下果毅不羣深沉有守鎮定大事如周條侯之
從容貫通羣經如薛仁貴之博洽早繇雋選累著
庸公刃遊於批大邠之餘器別於試盤根之日鄖

襄寧夏有謀則告而有力則陳兩蜀三苗無剛不
摧而無堅不破蒞樂平而薙寇臨邛水以禽生自
北徂南由巴入楚馳驅黎莫賓廿年僂耳黑齒之
夷節制建陵壯千里金城湯池之勢况夫刑輕典
而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農無輟耕市不易肆
舞羽有同乎伯益活人何減於曹彬蓋繇其一人
兼數器之長故常以一身應四方之急念中外宣
勞於數載乃豐鎬坐鎮於一時詎期嶺越之陬更
借干城之重豈羣方庶定則還耆俊以強 本朝

南顧未寬則藉精神而折萬里知安危注意莫先
帷幄之籌惟文武憲邦可繫華夷之望爰啟千乘
以總萬兵虎韞鏤膺正元戎之顯號神旂豹尾備
大將之多儀風稜大著於擁旄眷注益隆於推轂
昔陶侃督軍交廣啟長沙之封而方叔執訊蠻荆
振中興之旅在昔之山川未改知今之事業方新
某等御一代之偉人接九河之雄辯激昂懦氣俯
伏下風可但曳裾樂從軍之油幕願同執筆草破
賊之檄書冀寬分袂之懷敢代攀轅之語詞曰

隴西辛慶忌江左管夷吾英姿偉略曾向黃石幾
傳書硯礪胸中奇氣不肯低回京輦定蜀又平胡
晚學伏波老嶺表再馳驅相送處杯酒盡暫躊躇
舊時部曲紛紛岐路擁行車異日桂山荔浦佇聽
黃麻紫詔麟閣畫規模爲問羊城勝畱得此翁無

詞歌頭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八目錄

贊 頌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少傅許先生像贊

太宰見臺曾公像贊

余幼峯先生像贊

程澹如像贊

王西室像贊

卜孝廉像贊

清園續集 卷八 目錄
季徐于真贊

李龍眠畫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劉母項碩人貞壽頌 有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八 目錄 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八

贊頌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第一

流水長者活魚幾如大士何爲以籃輓魚心出世
間世法不變離鈎三寸一語誰薦

第二

謂爲無着經自手持謂爲有經卷而未舒不以知
知不以識識欲求入處銀山鐵壁

第三

大士巖居雙鬢飄洒默然無言得大自在孰云是
默其聲如雷一垂手間作世導師

第四

飄飄寶珠垂垂紺髮德容恢晏天骨秀擢六時金
地衣灼天花以世眼觀空邪色邪

第五

閑彼衆生無繩自縛信心而遊擺脫韁鎖可道非
道行無行跡水中有乳無舌者識

第六

右執楊枝左則軍持雲衣翩翩其輕五銖雖云五
銖函蓋實大一噸伸項再拊海外

第七

有定可出則有不定此顛倒見非法眼淨大士之
定不見我人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第八

跛倚箕踞無不是定無取舍相是名真淨如水涵
影過而不留風恬海晏巖花自秋

第九

霜縑之上漠然不語時而風行時而鶴舉西來之意卓余現前水滿於鉞雲在青天

第十

匪曰拋迷亦不就悟青蓮花上從容穩步有少躊躇畱惑潤生四生滅度彼岸功成

第十一

手拊巖石斂足而坐釧靜花飛寧知有我雲臺寶網自演法音一毛孔中放大光明

第十二

兩手方用兩目自寂寂者冥冥用者寄膝用固非有寂亦詎無雲披月滿真體如如

第十三

不辱曰白能忍者衣有風襜如示同體悲所執非執如環無窟誰爲天遊遊此環中

第十四

手挈軍持足踏鯨背秀眉月弦定目淵注巨海渺茫而能空行心開形解示我化城

第十五

兩手抱膝蓮承其足獨觀晏然空巖突兀感祛二
鼠駕舍六龍恒沙妙法海濤天風

第十六

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尔何喃喃孰此佛說若離言
說是斷滅人不卽不離名最上乘

第十七

手攜軍持貯以甘露於電光中尋聲救苦知爲電
露苦樂奚存一苦一樂皆方便門

第十八

六趣遷流根塵相刃變化幻生如響如勝大士總
持示以寶輪一轉手間如日破昏

第十九

行必直視坐必加趺尔獨回顧所顧焉如名何有
鄉亦不動地此佛菩薩放身命處

第二十

獨依巉巖鯨波空澗華鬘翩翩不起於坐奚以悟
入從聞思修苦海茫茫在一轉頭

第二十一

母陀羅臂以千億數而此何爲示現其六日用儼然異趣同妙卽事之理一體三寶

第二十二

菩薩六臂臂執一物惟無心故用各不忒能暫斂念諸相寂然不用而用密在汝邊

第二十三

清淨本然知之者誰獨示妙相拯此羣疑疑纖芥生輒有四衆何以拯之如如不動

第二十四

佛說萬法其法則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誰是法眼表裏洞達無誦無聽心花自發

第二十五

大士之飾纓絡華鬘遊行自在步步生蓮須知我法不住聲色脫落皮膚乃見真實

第二十六

貯水滿鉢其流涓涓楊枝一滴熱惱可捐女四大中水相亦有業火宛然胡不自救

第二十七

收回足指不動大千我聞佛語此未爲難緝桂披
蘿無煩言說直露全身寒潭皎月

第二十八

白華巖頭晏坐自在闡化諸方不離本位如月在
水如春在花無作妙力遍滿恒沙

第二十九

翳彼青蓮具七寶相足踏手持頭頭是當莫言妙
理色見卽差靈山之秘一笑拈花

第三十

手持如意妙相懌悅以自在力海水可涉徐行安
步魚鳥不驚恒沙億劫作護法城

第三十一

心淨而激其神自紆六根一動衆妄紛披我自聞
聞旋聞聲寂一了手時入三摩地

第三十二

合掌回向文衣燕如天風乘之其虛其徐一塵不
立萬法攸始誰其頌之曰澹園子

少傅許先生真贊

以身翼漢留侯其人辭榮悟主依稀淡成凝然不可測者其渾厚蕩然莫可擬者其心神化爐在手神機逸羣垂成之功皎如在天之日未竟之志鬱然欲雨之雲故松吟石臥在巖穴不見其拙而龍驤豹變在臺閣不以爲信詎非虛以闕世不可得而疏親者耶

太宰見臺曾公真贊

國有棟臣鬱爲世瑞佩服五常翱翔六稅器能濟物跡則用晦古名典銓簡要清通公心了了如鑑在胸陶冶羣材必覈必公乘雲何之存者不化無愠無喜亦如此畫庶幾觀之起敬夙夜

余幼峯先生像贊

貌逡逡而若郅日炯炯而有神淵不可窺者其雅量浩然不可禦者其雄文幾趁踰三館作儀表於兩均非其馳驟於地負海涵之學何以領袖乎金華玉署之倫才俊而施用未盡齒宿而輩望彌尊如公者微獨爲在鄉之者舊實可當憲老之

先民者耶

程澹如真贊

安丘作頌以表君平無欲無營澹然淵清夷甫宦
人遊澹之宅曰師其心匪逐其跡一性冲漠不着
鹹酸厥中空洞真味乃全冥濛寂歷烟雨沒滅憑
闌誰子心若水月混混其貌深深者機一室虛白
天地同歸

王西室像贊

風儀朗邁揮斥塵細遼遼鶴情溫溫玉氣時違道

存辭榮養志未究者材不朽者枕圖繪宛然空山
松桂

卜孝廉像贊

亭亭獨立矯矯誰子中實川融貌乃嶽峙學府文
達英華絕擬丹青煥發儼若至止風行雲會一日
千里

李徐子真贊

襟袖秀見眉須淡然淵清者丘壑之丰度矯
然從狩者巖廊之步趨顧乃挾簡編以送日弄雲

泉而自娛豈其如透春之花形跡不見欲雨之雲
霖霖將施聊爲是據槁梧而遽遽者歟

劉母項碩人貞壽頌有序

余誦共姜栢舟詩未嘗不嘉歎而心嚮往之也頃
觀鹽官劉母事與共姜奚異嘗試評之奉舅姑教
弱子爲德於鄉而務成子之令名此共姜之所無
而劉之所有也詩列國風見重於聖人而傳之天
下萬世此共姜之所有而劉之所無也至其志行
皜然一於所從而無悔則劉與共姜之所同也然

其美當先王世澤未湮之日而劉處女教旣弛之
時其難易又自有不同者其不得見列於詩則時
之使然於碩人何憾焉余不於槩豪爲頌系之形
管庶幾諱及刪後之詩者其有取焉耳

貞爲婦德壽乃福始旣壽而貞世孰與比有允壽
母誕毓名宗柔嘉伊則令德維萃夫頌靡他聳節
前步指心誓天中流一柱風草斯勁燥玉不焚然
旣踐婦道以敦徇義實難立孤不易疇令死生
生者不媿從容課子匪善曷師振賢媿德以勗我

思子拜稽首母恩罔報立身揚名一稟母教輩血
可屏臂肉可割夙宵虔禱以延母禧匪子伊孫絲
絲瓜瓞婉孌在旁母心則悅人孰無母福則禘有
母爲其貞天子其壽母孰無子色養靡常孰如母
兒率是義方孝義勃興感茲氣類我則不佻墜風
者媿緬彼柏舟世之標表猗歟碩人耿介有耀含
豪纂德彤管載之其風肆好千秋令儀

李龍眠畫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庚戌元日鴻臚程君以吳道子畫觀音三十二

相求余爲贊矣久之又得李伯時畫數亦如之
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髮一日謂余曰
煩子并爲作頌可乎余曰大士功德窮劫贊嘆
所不能盡余奚辭亦以次年辛亥元日成之

第一

大士行遊泠然御風口吞大千不帶於胸童子何
爲禮大士足潮音空洞寄此巖竹

第二

縱觀世音見佛作禮代佛說法是法王子舌如瀾

翻不失道根契之者緣緣在音聞

第三

龍性莫馴如火猛烈大士遇之湛然水寂水火性
空現大日輪施無畏力與此世人

第四

芬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中而得自在一法不
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耿耿孤明

第五

霍然一寤盡地包籠諸佛陀耶在我掌中婆心正

切無坑自墜伸母陀羅沒巴鼻處

第六

以刀截風風則何傷外道壞法祇以自殘於大獅
王威而不怒示大勇猛爲佛禦侮

第七

擬心一絲隔閼寔多日下孤燈其照幾何心花發
明去住無所水中之月了不可取

第八

夜靜水寒金鱗不餌此於何來得自船子縱之可

逝操亦可求在一指間其價難酬

第九

魔事熾然日與法競以杵摧之不戰而勝譬彼夢幻雜然紛披匪力所制知幻則離

第十

以佛執佛豈顛倒見化佛現前如法雲談一示無量無量一身誰除見網直濟迷津

第十一

飛鳥遊空楊枝生烟我不豎義如意長眠誰云大

士聞聲得度宴坐寂然觀者自悟

第十二

樹般若幢寶網紛綸羣迷快覩如蟄得醒佛選圓通獨臻要妙手拈一花臨風自笑

第十三

植拂枝願寄此冥漠四性寂然夢亦是覺舉世皆夢我寧獨醒持此夢機以示寐人

第十四

桓桓猛士負此稚子摧剛爲柔在一彈指疇無烈

心與蠻觸爭豈如移之作護法城

第十五

掌中所持有水涓滴與大海水性同一濕業火熾
然非人女燔知惟心造一滴清涼

第十六

森竦挺特空倚上千悠然大士拊石靜觀無情說
法是語匪忒誰來問法請問此石

第十七

海中寶華超出萬象以定慧力宴坐其上遡風氣

馥映水光華隨其心淨願結因芽

第十八

九級浮屠如攜如取文衣飄飄風動霞舉凡與神
馬遠蹈獨游中有設利光亘十州

第十九

四大何重一葉何輕飄然而遊蓮葉可乘輕重曷
生爲起心故大士無心從容安步

第二十

毒龍懷嗔墮此異端有願護法載我不難我道旣

成爾願亦滿持此見佛知佛不遠

第二十一

大士導人在一指端云何據几嘿而不言我知其
中無法可指根在塵空木石自語

第二十二

粲然者少皤然爲老形之遷流刹那莫保彼君形
者卓爾不遷見恒河水百歲宛然

第二十三

眉峰星燦面門月皎纓絡華鬘具佛相好兀然一

石無思無爲是不動處萬法總持

第二十四

明月在天清風滿袖手攜笈籬盛火不漏水動珠
圓控搏靡由我欲從之有覺無修

第二十五

相喻以言非言可盡相煦以沫沫不能潤何如回
頭大圓鏡中朗然一照萬法皆空

第二十六

大士繙經經自我作如人爲繩乃以自縛以無言

音誦無說經是無耳者聞此大乘

第二十七

琉璃餅中得法水淨童子何爲乞以自潤爾以法
乞我以慈與挈火宅人入清涼地

第二十八

一葉蓮舟遊行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我本圓
寂湛而不移聿來化人慈力所爲

第二十九

一水一月常湛常徹如如不動了不相涉晏寂之

門總持羣機函蓋大地此福田友

第三十

熱惱冥懷根種焦枯大士閔之灌以醍醐澤灑颯
清真慈在物叢竹風裾珊珊可掬

第三十一

稽首觀音獨坐一石了手觀心寂若水月勿云宴
寂雷聲默淵一刹那際三身現前

第三十二

玄文玉匣青簡琅函窮貝多葉四百五千置而不

視云此誑汝如來在世寔無一語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九目錄

書後 題跋

書先師耿恭簡先生手帖

題四子會解

書荆川先生傳後

題陳氏手澤二卷

題方輿勝畧

題鳳蕩圖經

題嘉善寺蒼雲崖修葺疏

題曲江集

書畫墁錄

書品茶要錄

書香奩集

書魏郊錄

書蜀檣杙

題養生諦言

書謝司直所藏名賢墨蹟後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題問馬集

題諸王帖

書吳德基千字帖

題李龍眠星官圖

題宋人傳燈圖

書洛陽伽藍記後

書方林宗墨

題吳儀部陽羨溪山圖

題王太學臨蘭亭二卷

題幽明錄

題稽神錄

書缶鳴稿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九

書後 題跋

書先師耿恭簡先生手帖

昔歐陽子在夷陵覩吏牘禁錯大爲民害自是與
學者多言吏事曰文學止於潤身吏事可以及物
也先師命世大儒顧於民情吏治靡不精討見守
令循良者薦達之惟恐後余所覩記不可勝數矣
此卷爲余姻尹南臺氏而作南臺爲吏潔廉簡易
所至不爲赫赫聲而上下安之先師一得於其第

子健輒深嘉而樂道如此藉令先師而在目擊南臺治行之始末其推轂之又當何如哉觀者於此微獨知南臺之爲人而君子居官之要前輩成人之美皆可見矣

題四子會解

聖人之道微非言無以通之言也者道之筌蹄而非道也昔人以先覺者立其名傳其義遂使後世循其名失其旨黨同伐異勞勞而不已遠哉其分於道矣定所俞子閔之於是以其獨會者假四

而通之其用心甚美夫學患無知尤患於有知惟至未之或知而知泯良其背咸其膺而見息則名言所及皆筌蹄也嗟乎苟可以得魚兔矣何筌蹄而不可用苟爲已得魚兔矣何筌蹄而復當守讀者其亦以是求之

書荆川先生傳後

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公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

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
古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
朝豈誠戀戀於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
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
也如魯夷躡姑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
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
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
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
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題陳氏手澤二卷

天竺以貝葉爲書亦已異矣至遲宐翁題詩花片
一時游戲翰墨耳而遂傳之至今亦枕林一段竒
事金夫人番馬矯矯有致知其人有林下風也陳
氏子孫其永寶之

古人臨書譬之優孟學叔敖非必改形易貌而見
者以爲叔敖復出要在得其意度而已遲宐翁之
於蘭亭亦然石亭先生詞翰妙一時其淵源乃出
於此知世謂芝草醴泉不必源本者非通論也

題方輿勝略

昔子長作史記必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
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鄱薛彭
城梁楚以歸况士欲經世苟九有而戡萬務乃以
寡見設聞冥冥而決事豈不謬哉鄭夾漈志地理
以水爲主挂一漏萬無足繩準一統志葺於近日
而義例猥繁紀載無法觀者病之程君幼輿刪繁
就簡勒爲一編又謂古人左圖右書經緯相錯後
世圖譜不傳祇滋詞說雖胸藏墳籍及寘之行事
茫茫然不知所向况并其書而末之攷乎乃每一
省會系以一圖其於黃河海防九邊海運凡關經
濟之大者靡不森然臚列如指諸掌此固間俗之
津梁而求理之關鍵也詎可忽諸雖然古有方輿
記職方記周地圖郡縣圖凡爲卷帙動千百計區
區是書惡足以盡之得幼輿爲倡其端庶有志者
知所究心焉耳

題雁蕩圖經

鴈山名勝甲一方往有繪爲圖者不甚稱登覽題

詠之詞亦多軼而不存玉洞山人生於其地而濟
勝之具與品題之才蓋俛兼之暇日同友人梁進
甫歷覽山中挾繪事者貌其大都而躬指授之撮
其景之最者各爲一圖以標其勝每圖爲記而題
詠之什附焉題曰鴈蕩圖經曰能仁寺曰大龍湫
曰靈巖寺曰龍鼻水曰靈峯洞曰淨名曰東碕曰
梅雨巖曰石門潭曰石梁洞圖凡十詩凡若干篇
余觀元李孝光袁采游歷茲山具有圖記而近世
陸文裕公言之尤備然山之佳絕處往往深阻曷

絕非冥搜者不盡得之古人言緊絆芒屨行一月
彷彿見得皮膚耳况托之豪楮間而可以罄其美
哉今圖經雖畧而能撮其勝會令夙覽者可以討
論其奇臥遊者可以想像其處亦一快也嘗聞潘
柱史有言鴈山有峭拔有空洞有雄渾淵澄峭拔
者如介空洞者如通雄渾淵澄者如旁行不流意
謂非其人不足以當之斯又出丹青題詠之外矣
山人世以德學名余知不愧斯語也輒并及之

題嘉善寺蒼雲崖修葺疏

南都山水聞天下而城東北爲最玄武湖幕府山
梅花水燕子磯相綺錯而以巖石勝者嘉善寺之
蒼雲崖爲最諸石森列奇勢迭出或盤坳突怒如
靈丘或端嚴挺立如正士或縝而潤如珪璧或廉
而劇如劍戟或蹲如恠獸或削如橫几至其攢簇
而輻輳深靜而窈窕行之而臨下如谷墜之而闕
天於隙晴雨異狀烟靄弄色雖非閎鉅之觀而百
仞一拳千里一瞬達者有真賞焉第閣當巖腰石
障其半且頽墮不支久矣往姚郡伯叙卿嘗曰此

一移置之庶閣之頽可支石之勝盡出而卒不果
今歲新安張君康叔同謝君少濂洪君禮卿王君
曰常遊而樂焉與郡伯君語懸合乃謀於余約名
勝士相與醵錢撤而更之夫昔之嗜石者如唐之
平泉宋之艮嶽非不鉤深致遠獻瑰爭奇然輦嶮
巖凌險阻歷歲月疲功力可致以來亦可徙而去
未幾委棄道路淪落草莽徒以增今昔廢興之嘆
孰若茲崖一丘一壑坐而得之使問禪者可憩攬
勝者忘歸致足樂也諸君子必有離世樂道能成

斯志者汪君仲嘉余友也其亦以是語之

題永慶答問

此編乃禿翁尋常情狀被余常吉吳得常兩人等閑拈出便如傳燈數則公案蓋非禿翁不能道非兩人亦不能述也得常薙髮遠遊未幾而歿禿翁亦以壬寅化去獨常吉在耳回憶疇昔不任惘惘惟常吉其益勉旃令此意火傳無盡則續佛慧命者在常吉一身雖謂禿翁爲不死可也

題曲江集

劉夢得集言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宐與善地因致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近世筆疇諸小說皆因之不攷之過也當時徐浩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藏器河南府壽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是公且有賢子孫矣及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子拯右贊善大夫拯子藏器長水丞藏器子敦慶袁州司倉參軍敦慶子景能景能子涓嶺南觀察衙推弟鄖湖南鹽鐵

判官涓子浩仁化令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
文嵩八葉之中仕宦不絕而夢得云云非竊語耶
一時浮言聞之不加審諦輒形紙墨世之類此者
當爲不少

書畫墁錄

甲辰初夏對芍藥花細雨闌珊賓客稀至讀此編
點定數十百字惜無善本一正之然眊近刻稗編
中本不啻霄壤矣芸叟爲人大略具葉少蘊巖下
放言可敬也

書品茶要錄

嘗於殘楮中得品茶要錄愛其議論後借閱本東
坡外集讀之有此書題跋乃知嘗爲高流所賞識
幸余見之偶同也獨傳寫失真譌舛過半合五本
校之乃稍審諦如此因書一過并附東坡語於後
世必有賞音如吾兩人者

書香奩集

香奩集綺靡而乏風骨祝開元大曆之風遠矣昭
宗末年朱溫篡形已就此時韓偓在翰林蘇檢苦

欲推轂入相俛曰公不能有所爲今事勢至此乃欲以相浣耶昭宗累欲相渥渥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別俛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其志節如此韓熙載不欲爲江南相而以聲色自浣俛之爲豔辭豈其方與抑賦梅花者與鐵心石腸自不相礙與世鮮此集偶得寫本命侍史錄一通而書此於首令讀者知其人焉

書愧郊錄

士大夫學問以國朝制度典章爲第一近世宋文憲之外鄭端簡雷司空皆其人也後生學文徒獵古人唾餘以相賁飾而實用微矣岳亦齋所著述余及見其三程史金陀粹編愧郊錄是也愧郊錄於國之典制名數蓋三致意焉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學者得此意攷古通今不至虛用其力其可免於面墻也夫

書蜀檮杌

蜀檮杌十卷宋張唐英著雖偏部短記事蹟微淺

而亦有可以廣見聞備鑒戒者但錄自吏人譌舛
十有四五歸田多暇輒爲審定蓋以三本互證乃
稍諦當如此子孫其存之

題養生諦言

道家凡數等清淨無爲如老關莊列者一也飛昇
冲舉如劉向列仙傳所述一也存想服食卻疾延
年又其一也世人或混爲一塗而方士之言又多
其名目適增後學之岐路新安汪子正予少苦篤
疾遇異人授以禁方不假外索而抽添烹煉立奏

奇功慨然冀世之共躋於仁壽也乃撥去龍虎鉛
汞諸假名而直截示之非仁者之用心不能夫學
大道者無意學養生者有靜中之意毫釐有差鮮
不爲患必輕重浮沉虛實老嫩審而消息之斯水
火均平而疾可祛丹可結蓋悟真謂之有作豈能
無失也關尹子言人去識則精神魂魄意五者皆
廢五者廢而陰陽五行自不得以罔之噫非出世
奇男子安能與於此哉

書謙司直所藏名賢墨蹟後

詞林故華貫國初惟材是畀不局身格後獨以一
甲進士若庶吉士克之他有與者輒擯不相容而
其途狹矣嘉靖初永嘉貴溪受 上異知所遴士
不主故常譏公與槐繇御史改春坊司直至今指
摘焚如余亦不能明也頃其家出所藏交游尺牘
獨鄒東廓程松溪趙大州唐荆川羅念菴五六公
皆名碩也手書款密非肺腑交不及此噫諸公豈
世之汎交苟相悅者哉非數公不能知司直非司
直不能以友數公余乃知流俗相詆皆承媚疾者
之誤非實錄也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執此可以
為論公左券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學者屢常滿戶外
二三高足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錄
中者是已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道盟
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巖無
跡可入二老同得法於肝江而其風尚迥絕如此
余以為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爾則信向靡

從既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爾則情塵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今兩人往矣常吉輩既刻長者問答復以先生語屬余題其端嗟乎劍逝舟存鴻飛爪在然覽之見諸君信道之篤與爲法之勤安知無透脫情境者出於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題問馬集

問馬集一卷十五篇長洲吳子孝純叔撰純叔長洲人嘉靖己丑進士南冢宰文端公之子由翰吉謫邯鄲馬曹著此書蓋以自托也語甚雅馴可觀古有相馬經辨馬圖良馬論不下十數種諸葛穎相馬經至六十卷之多今不甚傳此編可以補圉人太僕之闕其謂相國馬者經歲不一遇而相駕馬者富於一時余讀而尤悲之

題諸王帖

王氏自過江以來六朝史有傳者至七十餘人古今所未有也此卷自二王外擅臨池之美者十有

九人嗚呼盛矣然吾不甚願子孫效之唯得篤厚
謙和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即手如懸椎亦不
恨也

書吳德基千字帖

德基為人見宋景濂傳世絕不知其能書近趙學
士刻而傳之以此本遺子觀其姿態絕類文待詔
書然文一意取妍此則筆中有鋒愈玩愈佳文不
如也文書名滿世德基埋沒者且二百年而始傳
其傳也又以目中無珠之趙叟此又未可理推也

已

題李龍眠星官圖

古作畫人物第一谿山次之花卉禽鳥為下蓋聖
賢仙佛使人因敬而得悟非苟然也唐以後獨龍
眠不失此意宋祥符以來尚道家者言此卷蓋當
時應制為之精緻中韻致具存故是合作用卿其
寶之

題宋人傳燈圖

昔人多畫古聖賢圖蹟謂文弗盡經緯不能形容

乃托之於畫其用意遠矣參禪者必當攷其源委
此卷咫尺中諸祖傳燈大意已自瞭然善巧方便
之顏度生利世之範可一寓目而得之自是熏修
之一助微獨以畫重也

書洛陽伽藍記後

舊藏伽藍記寫本五卷書主伽藍而於時事無不
貫穿馳騁是水經體例其人雖酷信梵學多舉譎
怪奇詭以相夸詡知其於實際懵如也新安吳氏
以刻之逸史中初本遂不見還刻本通未校讐訛
舛至不可讀頃得宋本躬爲刊定如此古書爲後
人所亂類此者不少僕近刻九經刊誤陶靖節集
壹據宋本正之實秬林之一快何時併傳是本與
好事者共之耶庚戌夏五月憑虛閣看雨待客不
至書此

書方林宗墓

新安以墨著作者率盡其技以自名最者三數人
置之常和潘谷間不復可辨林宗起與之方駕而
不常過之豈廷珪承安之遺法猶有存者邪東坡

言墨光而不黑固爲弃物若黑而不光又乏神采
觀林宗所製豐肌膩理燁然如漆適合坡公之論
紹聖李伯揚墨譜論古之作者甚備余欲廣而傳
之當獲麟於林宗矣

題吳儀部陽羨谿山圖

東坡自嘉祐登第卽與同年蔣之奇有終老陽羨
之約後入荆溪自云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非
山川勝絕何致名流欣賞如此徹如儀部出示善
權東溪二圖一則雄深峭拔一則清遠秀潤覽之
姿態橫生可以想見二溪之勝恨不卽置身於銅
官水榭間也買園種橘尋蘇蔣舊事殊不爲難異
日當與徹如成之

題王太學臨蘭亭二卷

曩在都下見唐人臨摹黃庭樂毅十七帖十數種
不惟風骨神采蓋人人殊至字形小大肥瘠於原
本亦自夔絕乃知古人得於牝牡驪黃之外政不
拘拘也譬之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見者驚謂
復生豈必改易形貌而爲之亦得其意度而已山

九人嗚呼盛矣然吾不甚願子孫效之唯得篤厚
謙和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卽手如懸椎亦不
恨也

書吳德基千字帖

德基爲人見宋景濂傳世絕不知其能書近趙學
士刻而傳之以此本遺予觀其姿態絕類文待詔
書然文一意取妍此則筆中有鋒愈玩愈佳文不
如也文書名滿世德基埋沒者且二百年而始傳
其傳也又以目中無珠之趙叟此又未可理推也

已

題李龍眠星官圖

古作畫人物第一谿山次之花卉禽鳥爲下蓋聖
賢仙佛使人因敬而得悟非苟然也唐以後獨龍
眠不失此意宋祥符以來尚道家者言此卷蓋當
時應制爲之精緻中韻致具存故是合作用卿其
寶之

題宋人傳燈圖

昔人多畫古聖賢圖蹟謂文弗盡經緯不能形容

乃托之於畫其用意遠矣參禪者必當攷其源委此卷咫尺中諸祖傳燈大意已自瞭然善巧方便之顏度生利世之範可一寓目而得之自是熏修之一助微獨以畫重也

書洛陽伽藍記後

舊藏伽藍記寫本五卷書主伽藍而於時事無不貫穿馳騁是水經體例其人雖酷信梵學多舉譎怪奇詭以相夸詡知其於實際懵如也新安吳氏以刻之逸史中初本遂不見還刻本通未校讐訛舛至不可讀頃得宋本躬爲刊定如此古書爲後人所亂類此者不少僕近刻九經刊誤陶靖節集壹據宋本正之實秬林之一快何時併傳是本與好事者共之耶庚戌夏五月憑虛閣看雨待客不至書此

書方林宗墓

新安以墨著作者率盡其技以自名最者三數人置之常和潘谷間不復可辨林宗起與之方駕而不可當過之豈廷珪承晏之遺法猶有存者邪東坡

言墨光而不黑固爲弃物若黑而不光又乏神采
觀林宗所製豐肌膩理燁然如漆適合坡公之論
紹聖李伯揚墨譜論古之作者甚備余欲廣而傳
之當獲麟於林宗矣

題吳儀部陽羨谿山圖

東坡自嘉祐登第卽與同年蔣之奇有終老陽羨
之約後入荆溪自云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非
山川勝絕何致名流欣賞如此徹如儀部出示善
權東溪二圖一則雄深峭拔一則清遠秀潤覽之
姿態橫生可以想見二溪之勝恨不卽置身於銅
官水榭間也買園種橘尋蘇蔣舊事殊不爲難異
日當與徹如成之

題王太學臨蘭亭二卷

曩在都下見唐人臨摹黃庭樂毅十七帖十數種
不惟風骨神采蓋人人殊至字形小大肥瘠於原
本亦自夔絕乃知古人得於牝牡驪黃之外政不
拘拘也譬之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見者驚謂
復生豈必改易形貌而爲之亦得其意度而已山

陰王君應遴撫蘭亭於石存其家舊事觀者以余言求之則知善學柳下者無如魯男子矣

題幽明錄

劉宋臨川王義慶著書有世說八卷宣驗錄十三卷幽明錄二十卷世說業盛行於時近友人取余家藏幽明錄刻之錄中類言神怪觀者嘗寘疑於其間余以爲其原有三王景文言得左史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一也人情喜新異而薄故常二也善惡感應爲流俗之勸戒足以輔王教

題稽神錄

稽神錄六卷拾遺一卷南唐徐散騎鼎臣所撰也鼎臣以忠義博雅名一時隨後主歸宋不以希合而薄舊君之諛蓋志有足悲者其爲此書豈以排悶釋滯而故托於無町畦之言邪世徒以鼎臣端亮不當爲語怪之事徃徃疑之謂皆賓客不能自

通者詭言求合而鼎臣誤采於篇此揣摩之言非實錄也馬端臨通考云原作十卷今無卷第總作一卷又言自乙未至乙卯二十年僅得百五十事今卷中凡百九十三事則端臨未見其全書故耳余舊藏宋本恐其久而泯泯語同好者傳之

書金鳴稿

有客過余貌古而語樸非塵中人問之知爲東陽陳汝器也出其詩賦百數十篇曰金鳴稿者雅澹纖穠參錯間出流易而不乖於體恣肆而不失其

正譬之泰豆之御自得於中外合馬志雖兩驂如舞自應節會蓋矩矱森如而跌蕩軼羣之氣未嘗不蔚然於豪楮間也汝器邁性爲心煙霞成性非世罔所能羈絡故語氣洒洒非食烟火人所可到少讀鹿皮子詩清峭簡遠負拔俗之韻意甚愛之宋景濂稱其沈酣遺經心契指要謂片言可盡也而亦系籀東陽汝器豈其苗裔耶審尔則汝器家學更有在詩賦外者惜余衰未能盡扣之也漫書此而歸之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目錄
傳

南城蕭氏世傳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

丁別駕傳

金光祿傳

邵孝子傳

參岳彭公傳

參議黃公傳

參知李公傳

洛南公傳

林氏二節傳

孝節佗母方氏傳

周孝子傳

江覺卿傳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目錄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

傳

南城蕭氏世傳

蕭氏殷微子之苗裔也支屬封蕭家隴右奉元元
有貞敏公勳者官集賢院學士國子祭酒侍經筵
請坐講爭之弗得弃官歸已憂亂挈其子九五徙
盱江自是世爲南城人入國朝凡數傳好德而
文不墮其家世至常寧令鎧字正功幼穎慧書一
日輒誦十三補郡博士弟子高等郡守多禮異之

與同邑劉朱馬三公並名公之博洽三人自以不
及也然三人率起家科名爲邑宰郎署至少司寇
公僅需次起明經顧弗以自菲薄也謁選時或風
賄相嚴求善地者公曰士始進有道挫節以苟功
名非貞敏公家法也授常寧令甫至時徭役平稅
斂修城繕兵弭九溪之盜法撫臺使之桀驁者當
是時公之風采列郡莫不聞然竟以孤立鮮內主
不能自發舒歎曰母老矣輒慨然致其仕歸與弟
銘祇奉母梁孺人梁年九十六乃終日陶陶然樂

也燕飲須銘至始驩不則多邑邑罷去其去常寧
也雖阨於公者亦悲號道左至越疆送之迨今謳
吟思慕云子淵字起潛亦穎慧絕人七八歲母丁
孺人卒涕覆面無已時王母梁止之對曰我母未
葬也其事後母熊也如丁母熊悅之視若已子十
二就鄉塾聞師談文成公學心契其說師大奇之
十五補學弟子員試諸生間徃徃屈其曹而省試
頗不利 穆廟初用選貢升國子上舍久之謁銓
得判濟寧州時時匡守之不逮爲撫臣所知以才

晉雲和令雲和名爲饒而多礦穴姦人緣爲盜公
單騎往諭民恐失公咸摩厲以隨盜知有備弗敢
侵也爲政緩征徭豁虛稅修學置田以一切治辦
稱語具邑乘中會有好諛者與公意左立解綬還
振郭北舊居創樓臺畜花鳥度園繪鼎彝之屬奉
常寧公憩其間二三同志共馬弟布衣泗字起東
公同母弟也少受經里中師通大指會體旣目幾
不能視輒弃去以筋力織嗇理其家日馳田間必
手一編不釋左馬諸史及國朝掌故幾無所不

窺邑有史氏飲常寧公所公創寺教公以所不知
公應答如響驚曰吾行經紳帶多不解予言何布
衣郎乃爾耶因以布衣學士置之嘗讀陶朱公傳
歎曰公治生率本天地利而以行一粟慈何居行
求白地若廣陂生畜而耕鋤之業一驟起歲大侵
出穀三千石食饑民郡守以義旌則一辭有派不
收喪不舉者雖屢賙無倦其自奉則一冠三十年
食鮮兼味也少習楚心雪王君會拜財司理請見
跳弗應彊見於家卽所校士問薦者謙弗敢知

豪聞之屬居間不聽豪志中以他事幾逮公歎曰
吾不爲利而乃以得禍耶久之事盡解蓋公質直
時面刺人過而胷腑洞然內行修潔人人弗忍訾
亦莫爲訾也愛季幼海終其身如一日雲和公無
後不難割愛子應泰嗣之居恒業閭里自若非有
所負挾而邑人翕然推爲長者大氏蕭氏父兄子
姓仕不泮公歸不困私外精其業內完其行一鄉
稱爲望族不虛耳

太史氏曰班固傳萬石君子孫而躬行齊魯諸生
愧不及也世病其推少文信然乎然弗諳於學有
遺訾焉今常寧之耆修雲和之精詣起東之篤義
而邑先達羅先生又與爲綰帶交所切劘而掖之
者不言可知也蕭世世受儒至應泰感慨多大節
而嚮往古聖賢之學尤勤蓋得之庭授爲多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日以望蕭氏之興矣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

敏肅公諱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
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卽具博大

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爲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勲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

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騰黃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爲刑部尚書改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旨馳驛養病萬曆己亥卒年六十有七訃

聞 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
兌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
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
裁卽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
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
得以揆揚側陋薦進之徃徃從田間躋華廡列卿
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
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著爲挈令時蔣大爵范
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

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
之不以身格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
土宜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甚具吏士不至勞民
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
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
惡歲漂舳艫無筭爲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
上綱領節目犁然畢具朞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
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峯海公意氣相期擔
荷國事所甄叙羣品如矚眉睫大察汰遣數百人

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
非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
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劾於輕重之間以定厥
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於必死之
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廠校偵部事公慮敝竇不
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已權
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
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
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
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
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
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
悚然改觀易慮一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
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
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於時道路風清苞苴弊
絕嗚呼盛矣公正以裊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
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
不踈細而不究獨斷於是非襍選之中抗色於傾

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
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
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
所不茹納卽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
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方替罷
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
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
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
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
者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
亦無所傷云

丁別駕傳

余師天臺耿先生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
行異等者不以夷之儔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
試時楊君希淳詹君應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
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旦其一也君字惟寅別號
海陽父魁母王生子五人季爲君生而穎異氣骨

朗峻音吐如鐘髻齒中動應繩墨嶄嶄不可犯而
事父兄則雍雍如也怡怡如也惟謹少長斯夕承
兩老人懽婚嫁喪葬一切倚辦焉孝友之聲譁於
一時聞鄉先正李古源有賢行爲敬以贄終身師
事之尋師於鄒東廓王龍溪錢緒山歐陽南野諸
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負笈從遊者不可縷
數君一以師友所講繹轉相授受大江以南蓋靡
不知丁先生者監司守令屢相接於戶君談學論
政隨機以應至孝子貞婦沈於下里者力請表章

之小民冤抑不能自白語次間爲伸理不令其知
也間有知而懷金謝者斥去之甚衆隆慶改元
詔舉恩貢當事者意屬君君輒避於姑孰以免久
之當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
於進取類此君雖貧士而扶顛振乏每傾困不恤
如殯逆旅劉生及銅陵吳生其著者也歲壬午始
以明經授湖廣衡州府別駕君不以一官自菲薄
佐其守興義倉修社學諸剔敝釐奸者甚具亡何
督儲之會城監武棘業勞瘁甚而又冒風雪省天

臺師於黃安山中苦寒疾抵任而卒得年六十有四貧無以殮衡人甚悲之語具哀輓集不載君學於洙泗濂洛以下鮮所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得之東越與西楚爲多居恒手不去丹墨燕閒之晷勅必成書其溯源模範不忘羹墻曰思師錄溫國旣老同氣彌敦曰恭友錄政有三要語具箴規曰名相行畧臺省寶鑑守令寶鑑諸論學雜著詩文藏於家者又數十卷嘗作逐虎文虎屏跡作禱雨文雨立澍作驅山鬼賦鬼嘯聲遂絕此有貴於文者詞藻可無論已君氣岸絕出有不可干之勢而禮讓則如慢如僞退然不敢先見義如賁育之不可奪而處父師間閭然如一無能解之人談玄析義霏玉灑灑而行事縝密一無可指議所稱鄉先正歿而可祭於社者君是也子紹轅紹軾紹輅紹輒紹軾舉進士爲翰林編修收拾遺文畧無放失而謂余素與君善屬爲傳嗚呼君於是爲有子矣

金光祿傳

光祿丞金公諱鉅字德潤海陽南市里人也先世

以德厚聞國初仲善公始徙南市隸駙馬王公幕
中從守濠州閔良家子共戍者當世沒爲兵也驟
諫不聽購尺籍陰焚之獲免者千人萬全公齒德
冠閭右爲鄉射上賓二十餘年世安公以孝友著
至文明公重然諾義俠聲藉甚嘗不靳千金脫宗
人之厄昇視歸哭奠彌道則光祿公父也公生豁
達多計畫奉父命爲商游初商閩中轉轂以百數
卒徙淮陰曰淮縮南北中舟車之湊泉布可四達
也乃治產積居擇人而任時累致千金公雖游於

賈人乎而時有縱舍節縮與揮霍錯綜出之人不
能測也事父能竭力得其驩心從之聞險阻勤劬
必以身代仲弟早世遺孤三撫之慟曰所不屬者
形骸耳疇非先君遺邪與同居食調護而訓誨之
自婚娶游辟雍視與三子均宗祠未建謂築室道
旁終無成理首捐貲卜地聚族以營既闢址而堂
廡寢室克日落成皆公力也縣有經野之役先塋
世業歲久多侵沒焦勞綜覈卒較然還其舊觀歲
侵時出重糶哺饑人邑有大役輒曰非我誰其任

者先是黷宮圯愴然若痾於身捐橐庀材爲義者
倡自是廟廡渠渠弦誦勃興青衿嘖嘖歸德矣一
日語太史張公曰令賈人顓趣利而去義直挈鉞
之智耳吾殆不爲太史嘆曰濯不期江漢期於去
垢乘不期駿褭期於千里如君之爲人何賈非儒
其爲名流所企羨如此居恒言積水成潭積善成
福吾家自仲善公以來所積厚矣法當興故於子
石猶子卑禮厚幣延四方名士各受以經幾有成
立而後已中歲入貲爲光祿丞之燕覽觀宮闕之

巨麗與一時賢士大夫游亡何遂舍去蓋非其好
也平生無狎語無惰容交游間若不可躡就而一
與投分終身不忘郡國守相邑大夫至者靡不禮
於其廬余友祝符卿無功道公事行甚悉其賢重
公不虛耳壽八十子姓翩翩鵲起語具狀志銘不
具論

太史氏曰語有之良賈能籌而不能爲豐良農能
田而不能爲年光祿論仲善公之言期於子姓遠
矣而未遽滿其望者亦曰有待焉矧公行誼高而

名不踰邑恩施厚而位不副德其所羸多矣尋有食其羸者則在諸子哉則在諸子哉

邵孝子傳

孝子子四人曰杰王國典儀曰庶太僕卿曰兼京兆別駕曰樵詹事府儒士而太僕最貴孝子以太僕貴封刑科右給事中尊顯矣邑乘列之孝子邑人亦稱孝子孝子云舉所重也孝子邵姓諱崇字汝思先世睦人諱文肇者教授歙州始徙海陽之務東國初營田使伯華復自務東徙西門因定居焉

焉五傳曰近溪居士諱文祥配程氏孝子考妣也生而端敏篤孝義少從金粟齋參軍授毛氏詩業甫就會父喪哀痛至人不忍聞時納婦汪三日耳卽令之手紉衰絰而衣之終三年不內也母每哭必慟重傷孝子心往往爲罷哭或夜聞母哭聲亟走眠徘徊戶外至達曙者有之堂有王父母老矣而念子甚孝子譬解者萬方亦爲罷哭父藁葬郭南旦必往省胝歲潦虞其浸也繞其櫬而號聞者悲之尋卜兆封山躬畚鍤先築者蓋墳成而始卽

安奉寡母極志物之養昕夕上食惟謹夜則集羣
從若諸孫談說今古以爲娛每飢必在側終婦身
三十年未嘗對桮食也婦歿諸妾媵供事少不當
意輒遣之微疾選藥而進走羣望而禱皇皇然衣
不一解帶也母至九十以天年終而孝子且七十
矣寢苦枕塊迨二祥如初喪或謂古七十不致毀
禮也乃公其一稟禮經母過哀孝子弗聽服除遇
忌日亦如二祥然居恒語及二尊人嗚咽悲哀皓
首如一日也嘗捐貲葺大宗祠歷三寒暑乃就增

損古今禮爲祭儀令子姓遵行之尋詣淳安謁祖
墓且爲譜牒計知始祖墓沒草萊者且百年求得
其壙修復之乃已哀從弟橋早夭妻夏又以節死
也拊循其二孤從子孝廉燕好學而貧獎成之卒
以孝旌再從憲副公特嚴重孝子疾革以其孤托
焉孤死無後孝子力求所以嗣者曰吾不忍憲副
公之爲餒魂也季姑適劉而天爲經紀其家倚辦
者再世他食饑者藥疾者而棺死者縷縷不可指
屈海陽人言曰曷觀邵孝子不匿財而卹孤寒子

孫鷲起爲顯官文學行誼衿帶郡縣間固天道哉
方兩子未第時孝子手一編督課之言必曰孝義
不置迨其仕也貽之書曰若一意報主母以我故
分其念太僕官刑垣時一就養邸中每規之曰諫
議主上耳目任毋自輕君實有言志其大母拾
其細專圖國家而毋急身謀此進言法也太僕遵
其教卒不愧爲名諫議云爲人修眉廣頰樸貌而
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有風槩善談論大氏自奉
約而於賓祭必腆惡惡嚴而於善良必篤有德我

者遜謝不敢當而有德於我者終其身弗忘所謂
逡逡篤行君子非耶語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
由生也信矣孝子年七十有八墓在縣查石之陽
諸事行子姓詳在許太傅范方伯志狀不具論
史氏曰陶元亮所傳士庶人之孝僅僅八人諸殊
尤絕跡者不與焉非其醇白之行以實不以名故
得久而不廢耶曩攬觀蘭臺東觀所撰述見高
皇帝褒孝甚亟至虧體殉親者獨擯不錄此以見
中庸之難而聖人之爲慮遠矣孝子所爲惟自達

其志非緣飾而然顧一真可以貫金石動鬼神鳩
巢於庭不足爲孝感也余交太僕久頃復聞京兆
緒言得孝子之事爲覈乃特著於篇令異日續國
史者采焉

叅岳彭公傳

叅岳彭公有讀丹錄行於世其人蓋收攝身心恬
養性命蟬蛻於塵滓外者及年躋八十丰神矯健
綽約如少壯屬續前無少病苦狀經旬不火食而
已至歿而異香七日不散豈不飄飄乎其仙哉然

據其生平大節廉直忠勤爲國之幹蓋無媿於生
而又能達生者也作彭叅岳傳公彭姓諱文質字
在份別號從野籍閩之興化先代有至祭酒學士
者成化間大司寇惠安公以端亮重一時數傳而
觀察公甫轉運公大治皆以廉直聞在所尸祝之
公之祖若父也公生而器宇凝重儼若成人不少
爲嬉戲十六補諸生輒有雋聲嘉靖癸卯薦鄉書
年二十耳性孝謹事兩母能竭力動必稟命而行
數困公車以母老請畧教旌德已未成進士令粵

之揭陽下車問民所疾苦而爬梳之會倭起東南
亡所不躡揭陽困圍城者累月民恐欲棄去公募
丁壯乘城爲守備身與臥起睥睨間久之寇知不
可犯乃遁去有不逞者乘間爲亂將竊發公殲其
魁而散餘黨歸農揭陽民德之肖像生祀公壬戌
倭陷莆城公念母甚解印綬奔歸適與母喪會公
一慟幾絕時時飲泣枕席間爲漬也舉族中寇者
不下數十人盡杖殺之令有立服闋擢戶部主事
董潞河天津倉公劾嚴濬濬精審塞其旁漏卮而稍寬

其內所行多著爲絜式已晉郎中大司農陳我渡
公倚爲左右手出守桂林剔積蠹抑強宗郡無留
獄姦人斂手而自奉顧約甚嘗嘆曰絲忽皆民膏
血也吾忍割民自快乎以故一切供億盡從貶損
歷三年人無敢干以私者入覲時部使者薦劾相
望治行爲西粵最尋卽其地拜憲副進叅政時議
大征八寨徯幕府才公以兵事問公對曰兵者不
得已而爲弭亂計則善矣儻藉爲功伐非所知也
幕府斂容嘆服卽以督餉紀功委焉旦夕黠筭兵

食事而叙其功若罪必核所擒獲非辜立解脫之
全活者甚衆先是靖藩故驕甚以葬母妃故縱舍
人子撥括竹木爲民害公奮然曰柰何重困我民
也裁其橫令不得騁雖民獲稍蘇而謀以法中公
矣公聞遽拂衣歸歸而偃息山中謝絕時事日讀
書談道而已歸橐蕭然僅僅田數畝又復挈以衣
食其昆季卽突煙冷勿卹也大都公爲人卽之溫
溫可愛慕而非其義秋豪不可干所敷歷政蹟甚
偉而向人絕不肯道潛心理學有得輒劄記之多

至盈帙而不欲以名於人奕棋入能品行草流俊
有法務以自愉快而已蓋砥礪節行不異惠安公
而清真寡營則自得者爲多老而無疾一旦卻飲
食不御曰三仙迎我矣遂歿丈夫子八而最先發
者曰憲范方出守滇南材品稱濟美云

太史氏曰劉京爲漢文侍郎薊子訓仕州郡拜郎
中都尉皆以宦業而兼仙遊也以彼消搖雲漢賦
軒轅珪組之榮猶土苴耳乃不難俯而就此參品
覈玄玄於道流及稽其行事抑何其斤斤當實也

夫老氏猶龍而生子宗爲柱下史豈必絕類離倫如近世方術者流哉老氏絕聖棄智而未嘗不游方之內參岳栖跡倫物而實超於方之外語云通本者不亂於末覩要者不惑於跡其此類也夫

參議黃公傳

公諱金色字鍊之晚更字九成姓黃氏出漢江夏孝子香之裔世居休寧考諱某贈某官母符封安人生四子公其次也七歲出就塾師授業輒瞑目坐不喜誦讀師呵之公背誦所授不遺甫二載而

遍孝經四書通其大意年十三入山寺讀書歲辛亥督學方山薛公拔公高等補郡學弟子員甲寅督學阮公選第二人業奕奕負儁聲矣偶夜獨坐覺意念紛馳甚患之讀陽明先生書且疑且信至丁巳移居天真書院從緒山龍溪二公遊集者無慮數百人講誦咏歌之聲昕夕不絕淘汰俗禁洞達性體得其解獨深公自謂此際如夢得醒醒而復夢如生而死死而復生緒山大器之公因執贄爲弟子願終身稟學焉隆慶丁卯舉浙江鄉試戊

辰成進士觀政禮部孳孳求友如不及是年授晉江令至則爲文誓於神首諭士民 聖諭六言諸所擘畫惟以敦教化厚風俗禁邪巫表節孝戒停喪爲急適海寇曾一本爲亂閩廣會勦公葺戰艦厲兵儲餉以應摘奸伏嚴科派取澳課鰲徭平亭之一切治辦庚午以父憂去士民遮道哭弔具載尤僉憲王太僕所撰去思碑中壬申公除補德興令德興劇多豪猾令若丞不能終者四矣公曰是在我始至大持潔廉風之捃束吏猾不假毛髮抑

美并裁濫供士民大帖服而公益自發舒覈徭糧利敝所繇節縮之立義田義倉除幼丁徭以惠老幼暇日開席講授不倦貧民多溺女嚴禁之且給倉穀爲助諸政蹟一如晉江時撫按薦剡皆首時相江陵若冢宰張欲以重曹餌公相知者推挽百方公謝不顧乃陞南工部主事士民追思德政編刻日錄六卷共爲祠生祀之語具舒御史碑記乙亥之任搜剔宿蠹不遺餘力是歲督修應天貢院估泗州工築堤備水患又修南都承天門奉 旨

欽賞者再歲庚辰監鑄錢江陵傅給事鷺相心腹也爲舖戶求增銅直堂屬欲許之公獨曰鑄錢已六年有定例且求增者紛起何以禁之執不應傳遂誣論公鑄錢薄惡欲擠之罪而王給事者助之竟被誣去職癸未鷺相歿兩給事削籍去詔舉佚才周都諫王御史咸舉公名 勅下吏部行南部院會勘臺瑣若御史大夫疏明公用持法失要人意實無他過端奉 旨復職起補南祠部主事曹事稀簡公褒衣從諸名公卿談說問學彬彬甚都

矣而會 上從公卿百僚議以陽明先生從祀孔廟戶部唐仁卿疏奏以爲非是被劾去公據其疏中語賦詩二十四首與之辨而送之人多傳誦焉乙酉夏旱魃爲虐 上徒步郊禱公以職祠祭災異祈禱不敢謂非其責乃疏所以純心格天者語剴而精率世以爲迂而不肯言與不能言者公曰吾所學固在是也奉 旨嘉納而朝臣顧以公爲狂公又疏陳六事其目曰緩刑辟寬逋負慎起用明學術開言路嚴修省疏留中七日而所指摘諸

臣皆切齒及發內閣票擬以煩瀆罷之人嘆公起
自岩穴且不次用而以觸忤貴近不得遷公獨有
以自守泊也乃疏乞養病歸屬歲稔粟翔貴公
博稽古今救荒法有得卽劄記之日食粗糲而捐
所有活人並爲書以勉邑令庚寅起南刑部陝西
司尋轉四川司郎中公於曹事母所不精密吏洗
于奉法所平反甚衆魏敬吾公爲尚書雅重之凡
疑獄悉聽讞焉僚友若鄒南阜陳蘭臺暨一時名
士仍會講與善寺剖析疑義探索要眇人人得所

欲以去久之以考最行吏部署云貞操忤於奸黨
篤行不愧古人三曹勞績可嘉九載緇塵無染人
以爲實錄陞廣西驛傳道叅議兼僉事公雅好嘉
山水聞粵西奇勝甲天下又道經衡山可登也攜
姪德果上祝融峯望日入西溟光景異常乘月步
會仙橋宿圓明洞飲觀音泉白雲起足下松聲盈
耳清不能寐雞鳴列炬登絕頂望日浴東溟赤光
閃爍超然獨出於萬象之表不覺此心豁然致良
知之學益有以自信矣甫入粵問民所疾苦與州

邑羣牧有司不職狀矩賦詰姦力塞敝竇或以寬
諷之公曰廢法徇人吾不敢也已而爲鄉試提調
入署布政司兼鹽糧分守諸道諸郡邑輸賦及土
司馬價悉令自權之司庫覆視卽遣去或違期久
者吏請治罪則諭之曰此中險遠寇若瘴復苦之
安得盡如期乎第不虧國課足矣先是出給靖江
宗祿及兵餉每季不下數萬司庫以羨金請公曰
吾所收安有羨也卽以原封給之撫按問語公曰
知公太廉恐彰人短耳公不應廉知宗祿軍餉多

冒濫而餘丁爲甚每歲侵沒倉糧萬餘石公悉爲
汰之乙未五月賚表入 賀歸遊泰山靈岩九華

諸勝丙申復任適侍御黃芳楠與公共究此學較

刻陽明集請公序之公爲發 高皇帝論學常言

虛靈二字蓋已開良知之秘藏此所謂大明之君
也及文成致良知之學所以發 高皇帝虛靈之

精蘊此所謂大明之臣也芳楠曰向來議從祀未
有及此者爲嘆服者久之丁酉署右江守巡二道
先是徭獍盤錯而柳城西鄉勢張甚公嚴行鄉約

保甲法得其姦良狀甚晰乃招撫獨石姑班十六村而居山黃峒輒勒卒趨而覆其穴悉平之矣時慶遠土酋東蘭南丹那地殺劫恣行州官中流矢幾殆公嚴勅將領聲實俱振於韋奎莫之厚羅謙端諸酋自爲文告切責之曰與若期旬日自歸者爲良民不者大軍立殲若矣於是諸兇悞然相戒擒首惡自贖而五村之侵地悉還又於慶遠荔波繕理城隍務爲經久計他如鎮遠岑奇鳳田州岑茂仁潯州沈遷喬禍變遞起各以密計擒其魁一

時反側安堵者大率得於鄉約保甲之效爲多蓋理右江三月而不調兵不糜餉惟文告播修各屬効力能使風聲感動姦宄救寧賢於十萬師遠矣公歷三年滿是時篤學者古者亡如公名精勤於職者亦亡如公督撫及諸臺會疏以留而會有忌者公知不合移疾乞致其仕歸郡邑父老遮道泣留公且慰且行三月抵家閉戶靜居足迹不入城市曰得與兄弟朋友共明此學足矣他非所知也嘗閱二氏書以白證勅斷家事悉付其子終日宴

坐凝神究竟此道而已公性至孝居親喪號慟人不忍聞於昆弟友愛特甚登第坊金及俸餘公之衆而稱貸自給伯兄病久省視不少怠歿則痛哭親爲調棺斂於其弟亦然赴急量施以誼稱宗姻間無間言晨起必正衣冠對天肅拜而後視事卽溽暑嚴寒如一日也戊申臘月抱主遷城西除夕凝神龕前坐以達旦若忘其倦者越四日忽曰吾殆不起矣戒家人勿號泣以寧吾神冠帶沐浴畢子孫環侍閉目端坐而終年七十有六子太學生

德淳亦能世其家學不替云

贊曰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信哉余至海陽與黃公聚者浹旬日意孚神洽充然如有得也公謂大如曩會天真時至是信力彌堅矣然夷攷公吏事何斤斤當實不虛也古言名理不綜於冉季政術不兼於淵騫則如文成公者何如哉公得之緒山緒山得之文成其淵源深遠矣

參知李公傳

歲癸亥余師天臺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李公從

之遊余乃獲交公及公歟歷中外相去萬里不忘以學相商證而今已矣是不可使無傳乃爲作傳公諱渭字湜之學者稱同野先生上世自汲水遷思南父諱富累贈中憲大夫母張累贈恭人公生而朗然玉立眉目如刻畫十三補郡學弟子員十五病居小樓當盛暑箕踞而處中憲公以無不敬飭之公廩然書諸牖尋曰如妄念何中憲公又以思無邪飭之復書諸牖久之靜默中恍若有得者及與客笑談前境隨失因自疑曰有得有失非本

心也自是公之求心者日切嘗謂伊尹堯舜君民自一介不取始故弱冠登賢書於交際甚嚴舉似道林蔣公蔣曰靜假動真問一介不取蔣曰硜硜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浹於背矣入留都耿先生以宦業相知已進而語學有深省遂就弟子列及耿先生里居公往謁夜與先生弟子庸共論亟稱明道識仁語子庸不答也俄疾呼同野在否公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仁公爲之灑然最後與近溪羅公爲寮互相參證其學

益遂嘗曰孔子母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着纖
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母意卽千思萬慮皆
母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卽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
力也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又語門
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
浪流水不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
與言學矣一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
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
中吾之願也故廻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心爲縣

官牧小民大指率歸於此初令華陽爲鋤奸弊拊
流移不得甘食息知和州興學校抑吏胥歲省浮
費數千金鄰縣滯獄待公而決遷高州府同知至
則謁甘泉湛先生修復書院教授諸生壘壘不倦
而以其間飭武事爲不虞備西賊來攻公率所部
授甲置陣爲三覆以待賊竟引去時方變里甲爲
累令嘗夜夢蛇而身者三揮杖擊之詰朝合浦吏
以美珠進化州吳川吏各以兼金進公斥去不顧

笑曰金珠非寶固吾人蛇蝎哉晉應天府治中南
戶部員外郎再轉工部郎中出知韶州府先是韶
有二源之役百姓苦之甚多去爲盜公集寮屬論
曰夫子告康子以不欲弭盜之本也備身爲溝壑
是我爲盜等而何以責之民乎弭山中盜易弭心
中盜難諸君勉之聞者悚息居韶治最當遷而韶
民以借寇請 詔進服俸知郡事如故再入 覲
時 穆廟宴天下守令卓異者七人旌之幣鈔公
與焉還韶晉其省副使平惠潮討朱良寶克咸厥

功 恩賚加等經畧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清遠
邑治開驛從峽中東山達英德以通東粵皆公本
謀也晉雲南左叅政濬松溪水灌田萬餘頃城晉
寧安寧二州以翼金碧時滇用兵久疫厲大作則
爲藥與糜食貧民所活無算死無柩者官給之至
八百有奇往上官襲替當事者目爲奇貨留數歲
不遣公建議輸粟藩省代 奏授官部使者上其
議土司萬口頌之矣在滇四載謝事歸篋中圖書
數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衆構朋來樓居

之日惟明道作人爲務居恒事父中憲公蒸蒸敦
謹卒柴毀支骨母張恭人病暴已罪狀籲於天乞
減筭以代建宗祠聯族屬念俗日敝力持古禮以
先之常言居官不廉從糜費始於儉德三致意焉
時多有興起者戊子疾作猶日與門人論學至革
進諸弟子訣惟以學爲規言不及私旣卒士民奔
哭者累月四方同志或爲位或爲文哭之不可勝
紀公自言於學入白下見耿師與居和高時不同
過楚登天臺又覺與白下不同與近溪游月岩復

覺有不同者如登九級浮屠隨步而異所謂未見
其止者非歟所著先行錄答問三卷母意篇合大
學中庸易問爲一卷簡寄二卷雜著一卷詩一卷
文二卷統十卷又著家乘十二卷藏於家大儒治
規三卷行於世先後按部使者採鄉評祀省會及
郡學鄉賢祠又從諸生請郡建特祠祀之生正德
癸酉十二月卒萬曆戊子四月享年七十有六諸
子姓彬彬秀文而廷謙世其學尤著載耿少司馬
志中不具論

論曰夫範金爲鼎貴重矣一旦入用以烹飪炮炙
曾不若釜鬻之爲便何者其文勝也而適用非也
晚宋儒者握拂矩步自以無前而不能當於用往
往爲姍笑者之口實參知公在所有循良聲蓋學
以本政政以徵學卽謂淵騫冉季兼數器而有之
奚不可者善乎參知之推言之也曰吾之知學自
耿先生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耿先生之謂
矣

洛南公傳

公姓諱玆字文玉別號璞菴任爲洛南縣丞於
是鄉人稱洛南公云以子延康貴贈監察御史然
人不稱御史而稱洛南公公弗以子重也先世潞
州人考諱翥令安定有治蹟邑士民祀之名宦祠
配王氏生三子季爲公早失怙爲母所奇愛年十
六母病革念其幼密與之百金公泣拜受已納諸
兄曰慈親所賜玆曷敢私人已占其器識矣讀書
善屬文十九推擇爲博士弟子連試高等而於省
試輒不利久之貢入辟雍嘆曰吾不獲逞於制義

命也得一職及民於願足矣謁選授洛南縣丞至令以訟罷去部使者才公檄攝縣事攝二年所新令至又以訟罷公再攝先後一切治辦士民靡不謳吟公者有五疇四善之頌流傳藉藉上賢而數旌之曰令不稱官而丞乃爾爲政不在人耶居恒不以秩下自菲薄繕樵樓增籩豆事事勤毖衽席單赤而法吏之舞文者不少貸會郡有徵麪臍額以外者公力爭曰民不可重困也乃止劇盜張繼先殺人亡命捕者四出不能得株連無辜公設方

略立禽之鑛賊李賢陳鸞流劫郊野勢張甚公從練士數十人前薄賊縛其魁衆乃解散境內一清邑方倚公而遇例裁革當詣銓公業倦遊喜曰乃今得還吾書生矣卽拂衣歸公爲丞有廉聲閭隆杜金之餽嘗顯斥之語載劉司農去思碑甚具聽訟以兩造俱厭從容爲輕獄以報訟紙贖緩秋毫無所入血案愕然諸子幼躬枕蔬自給日課其子以入塾先授小學日學者一言一行當師古人其先爲榜策計也暇輒舉鄉先輩之賢重者爲瑱

規比二子仕迎養邸中數月卽圖歸曰吾巖居日
 久以汝曹得歷名藩訪古蹟爲平生大觀然老而
 久客非吾意也遂還里與耆舊爲社以觴詠自娛
 聞人之善樂道之有及人過者掩耳不欲聽龍門
 宋太守慎許可嘗稱之曰李洛南長者也壽八十
 以天年終子五延纓延昌延馨延康延齡延馨登
 州知府延康御史湖廣副使延昌子如桂陝西副
 使延康子如松南戶部主事與余善

史氏曰浚川王先生稱公諸子貴而能儉非禮弗

履化公貞廉澹泊之教也有旨哉士大夫世起服
 人主休采以喬木聞者未嘗無厚德以先之江流
 涓涓始可濫觴耳歷千里匯百川而灌溉九州之
 宇有本故也或謂醴泉無原芝草無根而欲以槩
 之人理殆非通論也夫

林氏二節傳

節母沈氏太學鶴峰林公之配某公之母京兆公
 之王母也父太守空泉先生母陳宜人年十九來
 歸是時舅蚤世姑持家秉門戶漸衰落母奉姑相

夫子拮据惟謹甫十年太學病生子僅五齡母日夜顛天求代不得則大慟投體於地欲自裁姑亦大慟爲救解者萬方不從姑泣而語曰我孀婦撫孤辛苦及壯今棄我而逝儻新婦復以身殉致媪撫再世遺孤殆速之斃也且媪所不卽死聞關百折而不易以撫其六尺區區殉林氏一杯土耳今一旦門戶絕矣於是日夜撫其孤而號姻黨更相譎諭母乃大寤曰棄君之孺子而以從君君寧與我始勉一食卸容飾素笄縞衣與其姑偕棲止一

室不踰閥尺寸歲時伏臘卽家人罕睹其面居無何姑以哭子過哀，木疾臥不能興母朝夕手治藥調髓脩進之伺所欲不呼而具蓋不離牀第者四年而姑病良已當是時母入事病姑出授子讀屬強宗多睥睨者母太息曰未亡人所可從頌死者獨是子在篋其孤吾亡死所矣調護之備至迨十七鼓篋鬻序與諸生鴈行矣益鍵關督之學旣壯舉諸孫而後喜可知也久之姑以天年終母爲家人畫生計執絲枲撰酒食力賦稅省種獲督任

條置甚均而有矩法蓋垂白首如一日矣郡國守相廉母行議以貞節 聞旌之棹楔母聞之厲色謂子姓曰吾所爲極難要不愧吾魂魄耳奈何藉此以徼名若輩休矣坐是終母之世不敢議母沒九年而有曾孫婦死節事曾孫婦亦沈姓京兆公季子鳴世配也世爲海昌人父啟綱舉孝廉早卒母許以節著婦性靜淑一發齒舉足無苟萬曆癸卯冬十月歸於林氏時季子年十九婦十六耳明年季子溇暑出海昌感疾暴卒婦日痛絕者三淚

滂滂盡而繼之血也比殮則躍入棺以從已又引繩自經家人防之嚴得不死則絕水漿不食母許泣曰若從夫地下固也然若有身幸舉子以延若宗不猶愈泯泯死乎婦瞠目曰姑待之及產不育許察女意決日與同臥起且曲以立後解婦曰嗣何在曰不有夫兄子某乎時其兄聘世以未得父命未許也一日悽然曰嗟乎吾不及嗣之立矣病日侵骨且柴立聘世亟予之子爲摩其頂曰嘻此嗣子耶強起引謁几筵再拜伏地踊而哭已復嘆

曰今而後可含笑入地矣遂不肯食人勸之或少食又兩月禪除遂絕粒固勸之則謝曰吾何以生為日引水盥漱或連軟十數杯曰是足以望吾腹矣竟不食死年僅十有九

論曰善夫京兆公之言有子則宗祀重而身與俱重無子則身非重而殉夫為重程嬰公孫杵臼存孤死義其大較相反而盡心於趙氏則同至今風節皎然與日月爭光惡得而下上之林氏二節一全孤於家毀之餘一捐軀於嗣定之後從容回翔

一以宗祊為重微獨爽德而操二三愧感慨
一決殺身而不顧者當異日談矣爰次其事備女史俟采風者觀焉

孝節余母方氏傳

新安之巖鎮一方都會也而余為著姓自梅莊石泉兩公以來世以醇厚任郵聞逮永寧一意問學不佞與之數往返知其所契寤深矣一日語不佞曰非王母永寧不及此傳有之先河而後海厥亦有源本哉為作孝節余母傳

母方姓與余同爲歟人考方舟公母汪氏汪生母未兩而歲也而歿賴王母汪育之尋擇佳士得六橋余君武委禽焉迨十四王母又歿武母乃迎歸以童婦畜於家又二載乃婚母性敏色莊率所爲皆從儀灋故去其姆傅而從夫家不知年之穉去其王母而事姑嫜不知婦之勞久之未娠念六橋君單子輒飾勝以進爲廣嗣地已自舉二男一女喜可知也而二男皆殤歲丙午始生子湛六橋業病矣旣革與母訣曰若之賢也吾用賓而禮之爲

益者之友而今已矣二尊人在不能終養也藐焉遺孤靡所托也其柰何言未半涕出不自禁母忍慟對曰欲蚤相從地下吾願也君有命矣敢不勉以聽六橋君乃瞑母時年二十有四耳念舅姑暮齒失子曲事之甚備姑姑苦風疾旦暮扶持奉湯藥爲子婦先姑卒供養舅氏亦如之而子湛亦浸浸成立矣母令入成均俾繼先志爲娶名家女吳氏舉子永寧已又舉嘉寧母輒喜曰天乎未亡人可藉手報逝者矣遂抱永寧自鞠之每遇除夕對六

橋像哭之哀一見永寧跪相哭則止及永寧舉子元卿則又益喜永寧羸善病母憂之聽交方外士已爲諸生應試南都受學於魯川曹大令復所揚少宰兩公病遂愈歸而罷方士一意於學人或規其廢業者母曰一朝之榮聚菌也一餉之祿稊米也吾乃欲其以彼易此哉同志時集輒命孫婦治具款之重觴累俎無倦色去必問所言者何永寧對曰欲人人爲聖人耳母曰此意甚佳第已未聖而遠求諸人難以冀也若其勉旃母初不信釋氏

家言一日問永寧佛言異對曰教異而理同高皇帝云佛所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母憮然曰孰謂佛果棄人倫者哉年踰耄乃齋居蔬食割棄世事日念佛不輟聲聞者感動永寧諭之曰念佛者誰母瞿然曰非我乎何以問爲隨豁然曰乃佛念非念佛也吾今知所歸矣蓋母日邁月往性現根熟一言之下易爲解了如此自是接人無䟽親必諭之道以居恒周貧振厄人習其德聽從者甚衆爲人嚴毅以禮節自持人莫覩其笑容

於家人子息輩有違言直以理譬曉之性不藏人
過雖遇事輒發事已輒意消每暑風清冬日燠衆
或牽軟車婦扶前孫挽後怡怡然忘其老也蓋孝
事舅姑者閱三紀嫠居者六十有三年郡大夫奉
恩詔以孝節旌鐫名里之節孝坊萬曆戊申春仲
卒距生嘉靖癸未得年八十有六

太史氏曰禪理深微古之名媛往往通其說襄陽
之龐金陵之俞徑山之總言論傳天下浮屠氏世
世載之至其捐世緣絕昏嫁亦不以爲病也以彼
遊方之外其不能兼於倫物勢固然耳母承二人
以孝殉夫以節教子孫以慈屢居皆爲淨坊應接
靡非佛事蓋古之所得母則有之古所不能兼母
則無之然則謂善爲禪者無如母焉可也

周孝子傳

孝子周姓諱祚字孔壽世濟縣人三子長三錫
登賢科繇令高第以其官官孝子矣鄉人雅尊慕
之而不以官稱曰孝子孝子云父諱塘以太學生
爲沈丘簿濟故魏地俗好馳馬擊筑蹴鞠探九曳

統綺爲貴富容孝子獨澹泊自喜事親精一其志而朝夕之沈丘公性慈直愛孝子而持之嚴孝子所奉養百方調聲色而前戶不聞履屐聲者數十年如一日也事巨細惟親命是承一交遊一讌設無敢專者日手脩灑而勸之食偶睨竟餐覆器乃退稍不懌必旁婉以回其意而後已間負疴晝夜省候不以須臾離稍侵泣禱上下神祇願以身代祈年於東嶽若南嶽以數十計齋沐誦道經者十年誦且跪風雨寒暑不輟也當是時孝子之所察

色順志居起服食靡非餌藥者兩老人疾輒隨手而差以此最後兩老人以天年終孝子哭之慟柴毀支骨髻不知人者數矣三錫輩強之食曰禮水漿不入口三日而已大人過自傷如禮何孝子乃數粒而粥日夕苦塊間削哀喪事一準家禮至廢著而庀喪葬無卹曰吾求心之無憾也食不肉寢不內者踰六載遇伏臘祠蒸若兩忌必夙興潔棗盛以祀率其配變服雪涕侍日晡乃止果蔬出必薦而後嘗卽一味之甘不以廢所遺什器書籍陳

設如儀衣不盡設者自服之以志不忘有所之出
告反面惟謹教三子類舉當日之家訓爲瑱規頃
長公以循良鵠起而第三接三才爲諸生以學行
聞用孝子教也遇人豁然不爲町畦於賢長者禮
重之急難與貧者賑而助之宗黨故舊多以孝子
爲歸臨終語不及私令人掖至矣司跪拜決別未
幾氣絕平生不徑不游檢其言動絕無敢慢與惡
於人者時稱其孝無間言郡國守相臺察旌之純
孝至舉以勵其俗不虛耳

論曰士行非奇詭之尚而平易之爲難奇詭激於
一時之意氣而平易非任真履恒出乎天性者未
易臻也國初以孝行上者不可縷數往往撫奇以
動俗或事難而不可爲繼 高皇帝悉斥不旌如
李祐權謹者不難顯擢之以爲天下勸故知道貴
中庸而聖人之慮遠矣孝子所自力率日用之恒
始終一節無所回變非近道者不能惜生不遇時
而僅以隨約終乃其自得者行誼聞於鄉而有餘
者流澤衍於後今 天子嘉與循吏褒崇其親風

示天下命書寵章載孝子之行事甚備嗟乎孝子
蓋未爲不遇已

江覺卿傳

覺卿新安人江姓名應曉字覺卿覺卿性至孝侍
父疾衣帶不解疾已乃復初母黃逝事繼母如其
母也撫仲弟遺孤若季弟如其子也其內行醇備
如此少穎敏過人日誦千百言塾師爲遜席婁矣
稍長屬時義輒傾其曹而秋比數不售乃慨然
曰大丈夫當友天下士奈何裹足里門爲此拘拘

者爲於是負笈入北雍時大司成爲虎林高文端
公亟賞識覺卿而嶺南李海雲公日與討先聖之
秘覺卿負異才而勃率理窟以故發爲詞章又一
出而誦其曹是時覺卿名大噪京輦間矣而不售
如鄉郡時雖不售而其名不以不售故小損則覺
卿之材足稱也覺卿歸而卜築駐蹕之麓蓋其山
爲高皇帝嘗所臨幸云覺卿日嘯咏其中盡出
篋中書讀之自九流七略以及稗官小說逸璧斷
戟摩削亡昏旦所錯綜上下略見對問二編平生

富吟詠於遊覽弔古中抒寫襟抱物情時趣有味其言之也山居二十年有終焉志會有客說曰元亮非不高猶借彭澤爲三徑資君縱不爾獨不爲濟物地耶始謁選得涪州判官乃曰吾游靈丘勝壑屐齒幾遍東南矣茲行有巫雲峽水峨眉白帝供我揆藻耳及抵涪涪人聞覺卿博雅就以質疑問字者屢滿戶外靡不人人意得去涪有李渡江流湍急舟師利力省而楫厚往往以重載溺覺卿嚴爲之禁至今所全活不可勝算攝棠城一切治

辦秋毫不以自緇一時名流如張太保曹選部咸折節禮之觀察李公文軒海雲公子也與覺卿遊卽昆弟歡不啻矣一日過棠城報恩寺恍若舊遊然扣其開山師名與覺卿同生年又同因詩以紀之覺卿篇咏雖饒曹事不廢然忘者不謂善也坐是投檄歸昔知古識韓琬於題壁載言賞宜明之詠松以古準今抑何遠而覺卿抗直少委蛇里人多目攝之乃性無城府重然諾嚴取予每輕貲以赴人急故賢豪樂與之遊卽目攝者久亦與之親

有以也夫覺卿有子名秉謙登庚戌進士筮仕爲
鄞令夫覺卿仕不達而能昌於言身不逢而能必
於子士有自信者遇不遇勿論也往聞覺卿歸自
涪惟修祖塋令其高敞蓋覺卿之意遠矣

